

小家族小人物的命运史诗

即墨侯

钟道宇 著



SPM
花城出版社

即墨侯

钟道宇 著

SP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即墨侯 / 钟道宇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60-7554-2

I. ①即…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9846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即墨侯 JI MO HO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即墨侯，端砚的别名。

唐人文嵩曾以端砚拟人作《即墨侯石虚中传》曰：“上利其器用，嘉其谨默，诏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备濡染，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后遂称端砚为即墨侯。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载：石虚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隐遁不仕，采访遇之端溪，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

目录

上部：前世与今生 / 001

- | | |
|-------------------|----------------------|
| 1. 深夜造访的老和尚 / 001 | 12. 在爱人的视线中起舞 / 075 |
| 2. 拜师学艺的郭树生 / 014 | 13. 遭遇不测 / 080 |
| 3. 心藏秘密的家玉 / 019 | 14. 披云鹤唳 / 087 |
| 4. 《天下为公》砚 / 024 | 15. 世事总是如此的巧合 / 094 |
| 5. 祖传的砚谱 / 031 | 16. 夜上鼎湖山 / 101 |
| 6. 救人的晁家母女 / 037 | 17. 铁军出征的地方 / 109 |
| 7. 天赐的良缘 / 042 | 18. 浊浪哗哗作响 / 115 |
| 8. 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 050 | 19. 彗星划过宁静的夜空 / 119 |
| 9. 一双晃来晃去的手 / 056 | 20. 质本洁来还洁去 / 127 |
| 10. 奉令设坛祭天 / 063 | 21. 解放后的天是晴朗的天 / 133 |
| 11. 一方夺命的砚 / 067 | |

下部：今生与前世 / 141

- | | |
|---------------------|---------------------|
| 22. 男主人与女主人 / 141 | 26. 持坚守白与不磷不缁 / 190 |
| 23. 新主人与旧主人 / 148 | 27. 不磷不缁与持坚守白 / 202 |
| 24. 岁月留痕与历史影踪 / 157 | 28. 来世做人来世做狗 / 232 |
| 25. 历史影踪与岁月留痕 / 163 | |

跋：从《紫云》到《即墨侯》 / 235

附录：端砚技艺传承人砚作 / 241

上部：前世与今生

1. 深夜造访的老和尚

总是有骚货向我投怀送抱。

月华如水，远山近树，阡陌田畴，都轻淡地浸在水里一样。映在江面的月亮缓缓跳跃，清凉的江风刮过闪闪烁烁的西江河面，杂糅着香蕉叶的清香扑面而来，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

我一下子心跳加速。那些骚货，总是喜欢邀约我在香蕉林里幽会。阔大的香蕉叶在水一样的月光下显得更加肥硕温润。只要一踏进香蕉林，我就会热血贲张。那种令我亢奋的独特体香，夹杂着香蕉叶的清香突然涌来，那样的浓郁，那样的强烈，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追寻着那些令我迷醉的气息。阿花，我来了。我恨不得抱紧你，用腿夹紧你，用舌头舔你，舔你的耳朵，舔你的脖子……透过那些时不时扇动一下的香蕉叶，我终于看到了你，你正在一棵香蕉树下不停地走来走去。

我气喘吁吁地停住了脚步，一眨不眨地看着你。你也幽幽地看着我，我受不了你幽幽的眼神，一个纵跳，跳了过去。我听到了你同样加速的心跳，剧烈的呼吸。你的头紧挨着我的头，你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你呼哧呼哧地舔着我的鼻眼，我的耳朵，我的脖子……你舔我一下，我也舔你一下，你咬我一下，我也咬一下你，我们亢奋到了极点，边舔边兴奋地呼呼喘息，边咬边舒服地哼哼叫唤。最后，你示意我从后面抱紧你，我就紧紧地抱住了你的腰。一挺一挺地抖动，然后，我就感觉进入了你，天啊！一阵巨大的欢喜奔涌而来……

除了忍不住与这些骚货偶尔偷欢，我想我还算是尽忠职守的。没事我总喜

欢在侯府内四处蹿跖，但只要一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传来，我便会箭一般跑向大门口。倘若是侯府的人外出回来，我就会特别兴奋，“汪汪”地狂吠，并且用力地向右摇摆自己的尾巴，围着那回来的人不停地跳动。当发现是陌生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警惕，不但朝那陌生的人狂吠，而且还不不停地向左摇摆自己的尾巴，直到看门老张小跑出来，我才放松警惕。随后，只要听到看门老张请人来跟他去见侯爷时，我就会转而向右摇尾巴，并抢先走在老张的前头，一直把他们领到侯府的试砚斋。

看门老张心情好的时候，通常会出手阔绰地赏我一根有点肉末的骨头。他总是站在不远的地方，很安静地看着我使劲地啃骨头，然后走过来，突然伸手摸一下我的脑袋说：狗尾巴偏左，大门不用上锁，伙伴，你真是一条护家好狗。

是的，我是侯爷家的一条狗。这一天，也怪，从早到晚，侯府的大门就是没个人影出现。差不多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闷得慌，就百无聊赖地来到门外，静静地站在台阶上四处张望。这时，砚村的狗，正四出觅食，行色匆匆，但只要路过侯府，看见我，总会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向我点一点头，并友好地吠两声。我也“汪汪”吠两声，以示回应。它们当中，有好几个就是时不时邀约我到香蕉林里幽会的老相好。它们都不容易啊，饥一餐饱一餐的，哪像我，侯爷给我吃好的卧好的。炊烟从黑漆漆的瓦顶上袅袅飘升，饭菜的香味夹杂着缓缓流淌的空气，与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一道，在巷子里游走。露水随着黑夜的到来慢慢打湿了巷子里的青石板，村里的巷道越发显得古朴与凝重。狗们知道现在各家各户正是摆开四方桌子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了，所以与我打过招呼后，都低下头哧哧地迈开大步，匆匆忙忙跑去觅食了。迟了，晚上又要饿肚子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暮色渐厚的灰扑扑巷口。等那熟悉的身影走近些，我再仔细一瞧，发觉果真是鼎湖山庆云寺的老和尚。老和尚每年只来一次砚村，但村里的老老少少，没有人不认识他的。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砚村的制砚艺人会以他们的方式祭拜他们的伍丁先师，这种民间习俗他们称之为伍丁先师华诞。当天，会请来鼎湖山庆云寺的这个老和尚念经，颂祝寿。然后是砚行会长也就是即墨侯我们家的侯爷先行奉礼，宣读祭文。侯爷读毕祭文，铁炮三响过后，便开始正式祭拜伍丁祖师。制砚艺人先按长幼顺序向祖师上香跪拜，拜祖师后，再由新入行学艺的砚工拜祖师。按行规，新入行学艺的砚工必须由师傅介绍担保，由师傅领到祠堂，自带祭品，按师父指点摆放在祖师神牌前的八仙桌上，敬酒三杯，点香三炷，烧元宝，再向祖师伍丁神牌三叩九拜礼毕后，方向师傅行跪拜礼，师傅站立以揖礼作答。接着拜见同行，然后到大门

外燃放炮仗，办理加入“砚行义会”的登记手续，听侯爷宣读会规，交纳入行会费，领取长生簿。领取了长生簿，你不但可以与大家一起共同分摊官府的徭役税收，甚至你百年归寿后，还可以发给你家属寿银办理后事。祭拜仪式完了，请出祖师神牌上轿绕村巡游。巡游结束，便在伍丁祠前的空地上举行砚艺评选集会，选出当年最好的正形砚与随形砚，每隔五年还评选出新一届的“即墨侯”，也就是侯爷。

看见这个道行高深的老和尚，我不敢大声狂吠，只亲昵地吠了两声，通知一下里屋的看门老张，就围着不停地转圈并且用力地向右摇摆自己的尾巴。

看门老张屁颠颠跑出来，见是老和尚便恭恭敬敬地施礼说：老奴怠慢大师了！

身穿黄色袈裟，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朝老张躬身还礼：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请莫再以老奴自称了，听说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听说孙先生已经提倡要废缠足、改服饰、禁刑讯、改称呼了。

看门老张唯唯诺诺，心里却纳闷，四月初八刚过不久，老和尚为什么又突然来访，就问：天都黑了，大师从鼎湖山赶来，有急事要找我们家侯爷？

也许看门老张问得太突然吧，老和尚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贫僧确有急事要面见侯爷。

请大师先到客厅用茶，老奴马上去请侯爷出来。

有劳施主！老和尚说着，我已经跑到他们的前头，领着他们朝客厅走去。

来侯府的客人，不是订制砚台，就是选购砚台的，老张通常都会直接带他们到试砚斋去见侯爷。老张之所以先让老和尚到客厅用茶，然后再去叫侯爷出来，也是事出有因。

那是个暧昧的夜晚，青花巷的屋顶上有好几只花猫在嗷嗷地叫春，它们在黑漆漆的瓦面又或者墙头上蹿下跳，一直折腾到天亮。侯爷到青花巷里，也是折腾到天将亮才返家。

从西江河边的石码头沿肥硕温润的香蕉叶掩映的石级拾级而上，上至河堤堤顶，然后再往堤下走，再沿石砌的石板路一直向前，就是青花巷。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歪歪扭扭地伸向幽深的巷街，拐两个弯，就是紫石巷。紫石巷临街门挨门对门挤满高高矮矮犬牙差互的门面。门楼，屋脊，瓦楞，阴覆或阳盖的，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灰旧颜色。临巷街的大小铺面，都是前铺后坊。铺前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砚石，铺里腾出地方摆放制作好的端砚成品，少的几十件，多的上百件，林林总总，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店铺里、院子

里、屋檐下、瓜棚底，男女老少都手持刻刀油石，都在专心致志地雕琢、打磨砚台。紫石家家琢，青花一一裁。一方砚台一村人，砚出文章村出砚。千百年来，砚村的紫石巷里那些琢石刻砚的敲击之声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砚石是从石码头对岸的砚山上肩挑背驮采回来的。码头是砚石边角料砌的码头，空气中弥漫着砚石的气息。这种气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还没有钻出香蕉林，还没有看见石码头，我便眯缝着眼，贪婪地扇动着鼻翼，捕捉砚石的气息，香蕉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老相好们让我迷醉的淡淡体香。一艘运砚石的木船徐徐靠岸，一个缆圈从船上抛下，准确地套在石码头上的一截石缆桩。船舱里磊满了用草包裹的砚石，草香与砚石的气息随风而来，令我鼻子直痒。我昂起头，站在石码头边上的一棵香蕉树的巨大阴影里深深地呼吸着。往来砚山与砚村石码头的木船和竹筏子相继靠岸，砚工、石工、船夫忙活一整天后，口袋里有了银两，夜里就会到青花巷里去找乐子。喝酒，推牌九，掷骰子，自然还有水灵灵的女人。这些水灵灵的女人，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租住在巷子里的一家小院又或者一个小房间，悄悄地在门楼上又或者屋檐下挂上一个小红灯笼就招客做生意了。砚工、石工、船夫、砚商、藏家，端州城里的有钱人……都知道砚村的青花巷，都知道青花巷里哪个院子哪个门洞里有有个丰乳肥臀俊俏销魂的女人。

这就是砚村，这就是砚村的青花巷与紫石巷。

侯爷好多年没有去青花巷喝花酒了。上青花巷喝花酒，那都是年轻时的事情了。现在的侯爷，只会在自己的试砚斋里，偶尔自斟自酌。喝至微醺时，他会想一想造出箕形砚的唐人，想一想开出抄手砚的宋人，想一想不屑泥古，多取四六之方，在刀削斧劈中享受格调，以朴为尚，以质为上的明人。他还会想象他们边刻砚边欣赏的那份闲逸与静谧。

侯爷是与他的儿子狠狠地干了一仗，心里堵得慌，才又开始上青花巷喝花酒的。

.....

“不能去！你知道京城离端州城有多远吗？”

“我就要去！当年要不是你阻止我与仲实哥一起到省城的时敏学堂上学，我现在都从日本留学回来了！”

“幸好没让你上那个鬼学堂，上了你还不像仲实那小子一样，成了朝廷的通缉犯！”

“仲实哥不是通缉犯，是革命志士！”

“革命革命，最后就是革了自己的命！”

“我就要去！”

“你要去，我就当少生了你这个衰仔！”

“我就要去！”

“出了这个门，你就别回来！”

侯爷把手里的紫砂茶壶狠狠地摔在地上，啪一下，摔得粉碎。

少爷郭天赐跟他爹说，他要到北京的琉璃厂大街，与黎仲实合伙做砚台的买卖。就为这，侯爷和少爷吵了起来，还摔了那只他养了好多年的紫砂壶……

少爷郭天赐与黎仲实自小要好，一起上私塾，一起学会识字解文。在后院的作坊里，我经常听郭天赐对比他年轻很多的师弟郭树生炫耀说，仲实哥到省城的新式时敏学堂上学不久，就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去了。郭树生正在持凿挥锤刻砚，他懒得搭理师兄，只一门心思学好手艺。我趴在他们的脚下，瞪着眼，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年龄相差甚远的师兄弟。仲实哥后来在日本还上了孙先生创办的青山军事学校，加入了同盟会。郭天赐基本上是在自言自语。郭树生是个孤儿，由他姨秋香一手艰难带大，没有上过学，他既不知道日本在哪，也不知道孙先生是谁，他只知道要好好学制砚，将来可以挣口饭吃，好好孝敬他姨。仲实哥坐着法国邮轮，漂洋过海，在南洋一带发动捐款准备粮饷器械筹划起义，想想都让人激动啊！仍然是郭天赐在自言自语，郭树生挥舞着沉甸甸的木槌啪啪地敲打着钢凿。郭树生用一柄木槌敲敲打打，敲打掉了许多枯燥乏味的日子。

侯爷摔碎了他心爱的紫砂壶，却没能挽留住少爷的心。甚至天赐娘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丝毫感动不了儿子的义无反顾，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砚村。

天蒙蒙亮的时候，侯府那扇厚重的木板门咿呀一声缓缓地打开。我纵身一跃，就跳过高高的门槛，站在门外。早晨的空气有点潮湿而且凉爽。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夫人、少爷、看门老张也已经站在了台阶上。少爷提着一只大藤箱，对夫人说，娘，回去吧，早上风大。夫人眼湿湿地拉着儿子的手，说，路上当心，到了京城给家里来信。

少爷提着那只大藤箱，沿着长长的巷子，一直往前走。我也跟在少爷的身后一直走。大藤箱在我的脸前一晃一晃，巷子、瓦顶、墙头、门洞、骑楼、柱子，也仿佛一下一下地晃动。突然，我看见一根青砖柱子的后面，蓦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又不见了。我抽抽鼻子，便嗅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经过那根青砖柱子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少爷走远了，我果然看见侯爷从那根青砖

柱子后面走了出来。侯爷像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长年弯腰做砚的背显得更驼了，两只眼眶周围全是明显的黑眼圈。显然，他一宿都没有睡。

晨光把巷子里的青石板映得发亮，斑驳的墙体和古旧的木门木窗散发出石屑的气息。侯爷站在那根柱子旁，一只手前伸，像要够着什么，嘴巴半张着，应该是想喊住少爷，但最终还是没有喊出声来。

少爷蹂踏着潮湿而光滑的青石板，一直往前走，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但鞋跟与青石板摩擦的声音却依然在晨雾里回响。

少爷离开砚村之后，侯爷又爱一个人上青花巷去喝花酒了。尽管那个挂着小红灯笼的小院里的那个女人早已不再年轻。

砚山条路确难行，弟子继承石为生。

制得石砚人赞叹，兄弟儿孙为两餐……

在青花巷巷尾那个挂着小红灯笼的小院子里的西厢房，侯爷总是喜欢就着秋香炒的拿手小菜下酒，一边咯吱咯吱地咀嚼，一边扯起破锣嗓子哼唱那些砚工都喜欢唱的歌谚。

阿妹有心嫁街面，要嫁黄冈嫁砚村。

羡慕会打青花砚，爱妹能描花旦脸……

一旁善解人意的秋香，也不说话，只是笑咪咪地一杯接一杯地给侯爷续酒。侯爷意在喝酒，吃菜就显得有点马虎了事，他扔到桌子下的骨头还带着很多肉，我常常吃都吃不过来。就因为这样，侯爷到青花巷，我总爱跟屁虫一样跟着他。

京城琉璃厂大街两旁，青砖灰瓦的铺面店堂古色古香。少爷写信回家给夫人报平安时是这样描述的。夫人让小姐家玉读她哥天赐从京城寄回来的信之前，我原本懒洋洋地趴在八仙桌下发呆的，听说少爷来信了，便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竖起耳朵细心地聆听。小姐家玉的声音清脆甜美：以前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都住在这附近，所以这条大街上都是些做笔墨纸砚和书籍生意的店铺，也有些做古玩字画买卖的。我与仲实哥他们在琉璃厂大街马神庙胡同内租了一个门面，卖文房四宝之余，还兼营照相。我们家的端砚，就摆在门口最显眼的柜台里，客人进到店里，总是第一眼就可以看见我们家的端砚……

侯爷不愿意看少爷写的信，夫人就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信的内容。侯爷听得

多了，就没好气地说，妇人之见，他们根本就不是本分做买卖的人，你等着瞧，他们迟早会出事！

果然就出事了。

黎仲实一伙开照相馆做文房四宝买卖，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目的却是暗杀铲除清廷权要。后来，他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轰动全国，有的被捕，有的急逃避难。少爷郭天赐自然不敢回端州城了，一直在外面东躲西藏。

许多年以后，端州城的一位三级作家钟道宇，也就是我后来的新主人，因为写出来的小说大家读了都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三级小说”，他很不服气，就一头扎进当地的地方志这些故纸堆里苦苦翻找，无意中发现了黎仲实这个被人遗忘的人物，不但与汪精卫等谋炸摄政王载沣，还参与了黄花岗起义筹备，负责武器运输，后来年纪轻轻死在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墓前立碑，碑上刻“黎仲实先生之墓”，上款“民国九年十月廿日”，下款“孙文敬题”，欣喜若狂。时逢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三级作家钟道宇以这些素材胡编乱造了一篇题为《千金猴王砚》的小说，还得了个不大不小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学奖……

这是后话，先不说这些我转世投胎后的事情，还是先说一说侯爷到青花巷秋香家喝花酒吧！少爷出事后，许多年了音讯全无，侯爷到秋香家喝花酒更勤了，那天晚上，好几只花猫在秋香家的屋顶上嗷嗷地叫，它们一直折腾到天亮。喝过酒后的侯爷睡在秋香的床上，也是折腾到天将亮才罢休。

事后，精疲力竭汗津津的侯爷想洗个澡，秋香就说我去烧点热水吧。侯爷说，不用，冷水更舒服。秋香说就怕会着凉，我还是去烧点热水吧。侯爷不耐烦地说，我不单屌硬，身子也硬，不是的话也不可能一晚屌你几次。秋香低头吃吃地笑，不再说话，提着木桶去水缸舀了满满一桶水来伺候侯爷洗澡。洗完澡，秋香依依不舍地把侯爷送出门，忧心忡忡地看着他浮浮的脚步。我跟在侯爷的脚后跟，看着他深一脚浅一脚的，真担心他一脚踩空跌倒。无意中往后瞥了一眼，看见那个挂着红灯笼的屋檐下，秋香还倚在门边，正踮起脚尖朝这边瞧。心里就想，秋香这个女人，虽然是靠身子挣饭吃的，但对侯爷，看来还是有点上心的。

回来的路上，侯爷让夹杂着露水的风吹了，打了好多响亮的喷嚏，回到家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口渴。侯爷端着以一方自制的端砚重新换来的紫砂壶喝了好几壶茶，还是觉得口渴。侯爷躺在红木床上，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看看窗外，天亦亮了，干脆坐起来。坐起来的侯爷嘀咕，撞鬼了，怎么回事，舌头

和脸都有点发麻！侯爷伸出一只手来拍拍自己的左脸，又拍拍自己的右脸，还是觉得脸有点麻。不仅觉得脸麻，他眨一眨眼，一只眼睛竟还不能正常闭合，舌头还不停地打颤。卧在床脚下的我看见侯爷本来是想抬起自己的右手拍自己的脸的，后来竟发现右手抬不起来，就只好抬起了自己的左手。我心想这下坏了，侯爷也嘟哝一句：这下坏了！

树生！侯爷颤声大喊。晨早起来正在院子里扫地的郭树生听见侯爷喊他，慌忙扔下手中的扫把，噔噔噔地跑了进来。

郭树生长得粗壮，干活从不惜力，每天天未亮，就第一个起床，把侯府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为什么，就因为侯府的女主人郭夫人总是看他不顺眼。侯府的下人，个个都喜欢这个勤快的小伙子，就连那长着一双“势利眼”的看门老张，也越来越喜欢他。但郭树生还是觉得，郭夫人对他冷淡得不能再冷淡了。郭树生以为郭夫人不满意他是嫌弃他做事不够利索，于是就更加勤快了。但郭夫人对他还是一脸厌恶的样子，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秋香让侯爷收郭树生为徒，侯爷一口答应下来，但郭夫人却强烈反对。尽管郭夫人极力反对，但侯爷脾气倔强，决定下来的事不容改变，任十头大水牛也拉不回头，他一拍桌子，唬一句我说了算，郭夫人就只好作罢。每次在院子里碰到郭树生，瞧瞧四下无人，我几次张嘴想告诉他郭夫人之所以不喜欢他，是因为郭夫人怀疑他是侯爷的私生子，却发觉自己根本就不会说人话，只能干着急地“汪汪”朝他狂吠。郭树生冲我摇一摇头，说，不是连你也不喜欢我吧！我心里冤呀，但又不能对他说，只好挨着他的腿，去舔他的脚。郭树生蹲下来，紧紧地抱着我，也不说话，就那么紧紧地抱着我。

侯爷让郭树生赶快去请村里的老中医孔郎中来，郭树生答应一声就急急脚飞奔而去。我也尾随着郭树生朝孔郎中的中药铺跑去。

孔郎中世代都在砚村唯一的中药铺坐堂行医，人缘极好。孔郎中的父亲的父亲，曾经救过侯爷的师父的师父一命。人都快断气了，老郎中眼疾手快给扎了十多针，硬是把已入鬼门关的老师父拉了回来。孔郎中只要一有空闲，就来侯府串门。孔郎中来了，侯爷肯定会好酒好菜招待。两人喝酒品砚，偶尔也下下棋。孔郎中不给人看病时，总是喜欢手捧家藏的线装书如欧阳修的《砚谱》，高似孙的《砚笺》，唐询的《砚录》，米芾的《砚史》，蔡襄的《砚记》，高兆的《砚石考》……一本接一本读，偶尔还习字画画。因此，对砚，总有不同凡响的见解。侯爷每制成一砚，孔郎中来了，他总是虚心地拿出来请他点评点评，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孔郎中把砚端在手上，左看右看，一边捋着胡子一边沉

吟片刻，也总能说出个一二三处不足。侯爷听了，也总是心服口服。

孔郎中正在书房里泼墨挥毫。他极懂养生之道，早睡早起，晨早就习字，据说这样可以延年益寿。郭树生火烧火燎跑进来的时候，孔郎中正好习完字，刚把手中的那支长锋羊毫搁到笔架上。

郭树生站在书房的那张长长的酸枝书案前，拉风箱一般喘气。孔郎中笑眯眯地看着郭树生，也不说话，只等他缓过气来。这时，我又看见了那只书案上略小于拳的墨猴，它正在专心致志地舔着砚池、砚堂里的剩墨。这个小墨猴，似乎只有我可以看见它，连孔郎中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平时它蜷憩于孔郎中书案上的笔筒之中，听得主人拈笔，便跳将出来帮着抱墨研磨，直至侍候到主人搁笔，最后才舔尽剩墨再回到笔筒中蜷憩。砚是侯爷亲自操刀精心雕制的砚，用的是上好的端州砚山老坑的砚石。孔郎中每次研墨，用很少的水就能磨出香喷喷的油光发亮的墨汁，而且在这砚中研磨时，不论干处、腻处、轻处、重处，都很均匀，用笔点墨十分圆融，没有声音，也不伤毫。孔郎中赞叹不已，心里十分感激侯爷赠他如此上好的端砚。即墨侯制的好砚会有灵猴附砚之上，孔郎中一直都相信这不仅仅只是个传说。

孔大夫，快……快请到侯府，看……看我们家侯爷！郭树生终于缓过气来了，断断续续地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孔郎中背起那个出急诊时才背的小医囊，轻飘飘地从郭树生的身旁飘过。小墨猴跳回笔筒时，郭树生才回过神来，马上转身快步跑了出去，追上已经到了院子里的孔郎中。

我又尾随着郭树生那两条呼呼生风的腿，朝侯府的方向往回跑。我迈开四腿，脑海里却总是闪过那只抱墨奋研，憨态十足的小墨猴。

孔郎中号过脉，皱眉对侯爷说：你这是酒后遇寒脑中风啊！

一直都……都这……这样喝……喝得啦……又……又不……不见有事？像喝酒喝多了说话不清楚的样子，侯爷感觉自己的舌头像突然间变大了，还不停地打颤。

孔郎中压低嗓门说：这是经常酒后过度纵欲，加上发病前心情不好，气虚血瘀所致！

老……老哥，衰……衰仔唔……唔听教，我……我条……条气不顺啊！

常言道，莫生气，莫生气，儿孙的事由他去！孔郎中摇摇头，叹息说，给你用三服培元通脑汤加上好人参试试吧！

侯爷吩咐郭树生，去把放在博古架最上层的那个酸枝木砚盒取来。孔郎中

把处方交给郭树生的时候，郭树生就按照侯爷的吩咐把那砚盒拱手相送。孔郎中爱砚成痴，特别喜欢侯爷做的砚，也就不客气了，谢过后接过来就小心地打开盒盖欣赏。是一方老坑正形砚，石质娇嫩、纯净、细腻、滋润，有天青、鱼脑冻、冰纹等石品花纹。孔郎中的眼睛一点点地亮了起来，他知道这是最好的老坑大西洞砚石。砚堂取意岭南花窗艺术图案特点，用方格楷书喻墙砖的形式满雕砚面，砚额再缀以纹饰补充，整方砚大方得体，浑然天成，而书法的内容恰是前人赞美端砚石质细腻的诗铭，观之令人不禁击节叫好。孔郎中给侯府的人看病，从不收诊金，侯爷过意不去，就会隔一段时间就送他一方好砚。其实孔郎中精明着呢，要付多少诊金才能抵得上一方侯爷亲手做的砚呢？以至于很多时候，孔郎中总是希望侯府的老老少少就应该时不时的轮番生些大病小疼的，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多得几方砚了。

吃了孔郎中开的三服中药，侯爷的脸不麻了，舌头也不打颤了，但右手还是抬不起来。

侯爷在家里躺了两天，慢慢恢复过来，但右手像平常一样拿起紫砂壶喝茶这样简单的动作，还是有点困难。侯爷一下子懵了，右手这样子，还如何制砚？于是就嘱咐家人，这事要保密，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郭成功知道。

侯爷郭端正与郭成功是师兄弟，都不姓郭，一起跟历代为官府做贡砚的老侯爷郭兰祥的传人学做砚，才改姓郭。郭兰祥是老侯爷，郭端正与郭成功的师父同样是老侯爷，同样不姓郭，是后来学做砚才改姓郭的。老侯爷招徒也有个条件，需改姓郭。砚技传承，一般都是父传子，师传徒，可谓技不外传，技必保密，这也无可厚非。老侯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妾纳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怀不上。中药铺老郎中开的那些难以下咽的汤药老侯爷没少喝，可就是无济于事。最后，老郎中只好无奈地劝老侯爷说，这也许就是命！没有儿子，自己的家业和技艺传给谁呢？难道要让自己的女儿出来抛头露面独力支撑。老侯爷就想到在两个徒弟当中挑一个做上门女婿，不但把家业、技艺、女儿托付给他，而且把自己的生老病死都一并交付给他。老侯爷就对郭端正和郭成功说，你们谁当了即墨侯，谁就是我的半边儿子。

郭端正与郭成功两人跟师父学艺多年，制砚技艺不分伯仲。他们暗中比拼，谁也不服谁。那年的四月初八，伍丁先师宝诞，评选新一届的即墨侯，两人都拿出自己最好的端砚来参评。结果，开票的时候，郭端正多了一票，成为年轻的即墨侯。事后，有传闻说，老侯爷不但把家传的最珍贵的一本砚谱秘密传给

了郭端正，还在他那方获胜的端砚上亲自动过几刀。砚谱就是端砚实物的拓片，它可以把端砚的造型纹样真实的保留下来，把端砚的创作样式、风格传给后代。这对于做正形砚的艺人是弥足珍贵的，他们视之为传家之宝，不轻易示人，这也是他们生存的技能和本钱，他们往往靠一二款独特的砚谱，就能在业内立足，养家糊口。就因为这样，郭端正才成了年轻的即墨侯，成了老侯爷的女婿。但传闻毕竟是传闻，输了就输了，郭成功在郭端正成亲后的第二天，就搬离了郭家，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郭成功改回自己原来的程姓，发誓从此不再做正形砚，改做随形砚，并决心要做出名堂来给人瞧瞧。果然，没几年，他做的随形砚声名鹊起。他做的随形砚，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形制虽随形却仍给人规整大气的感觉，构图繁简得当，疏密有致，诗词歌赋之意象、金石篆刻与砚石的结合，营造了高远、深邃的意境和飘逸超凡的观感，古朴典雅，独树一帜，被誉为独具个性的“程家随形砚”，深受藏家砚商、文人雅士的珍爱。用程成功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用做正形砚的做法，来做随形砚的，就像一些行书大家，写行书的时候就像写楷书一样，所以能脱颖而出。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伍丁先师宝诞上的砚艺大会，他都稳坐随形砚大师的宝座。他的野心很大，总想取代郭端正的即墨侯位置，但在关键的时候，郭端正凭借师父秘传的砚谱，总是略胜于他。两人见面，虽然甚为客气，但彼此心里明白，都想对方哪一天倒霉透顶的。

拿刻刀的手，突然间不再像以前庖丁解牛那样的灵活，侯爷郭端正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侯爷想，这事如果让那姓程的知道了，他岂不是半夜都笑醒！

侯爷闭门谢客，正为这事烦恼，又闻老张来报，鼎湖山庆云寺的老和尚来访。

老和尚得罪不起，每年的伍丁宝诞，他是关键人物，无论如何得见一见。

老和尚在客厅里喝完一杯茶的功夫，看门老张才回来。看门老张抱歉地对老和尚说，侯爷昨晚着凉了，正躺在床上休养。老和尚面露着急的神色，贫僧有一急事非请侯爷帮忙不可啊！

看门老张很勉强地说：这样的话，要不！请大师到侯爷的卧室去？只怕委屈大师，也不合礼数……

阿弥陀佛，这有何不可的，有劳施主前面带路吧！老和尚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躺在床上的侯爷看见老和尚进来，假装要下床迎接。老和尚连忙过去按住

他，说，侯爷身体有恙，不必如此多礼了。

侯爷还是坐了起来，半躺着靠在床头上：没事，孔郎中说，服药调养调养，几天后便可痊愈的了。

说话间，看门老张已搬来一把椅子，让老和尚坐在床前。

尽管已按事先的设计精心掩饰，可还是不能瞒过老和尚的法眼。老和尚不但道行高深，而且略懂医术，他已洞悉一切。老和尚关切地对侯爷说，是不是该到端州城十字街传教士开办的西医院去请西医看看？

端州古城北门里有一条短街，叫十字街。十字街里有一座尖顶的房子，房顶上还竖着一个十字架。那竖着十字架的尖顶房子叫福音堂，福音堂旁边的一幢屋顶上同样竖着一个十字架的房子据说就是洋人传教士创办的西医院。有一年，少爷得了重病，吃了孔郎中好多中药，都不见好，眼看不行了，按照孔郎中的吩咐最后连夜背到那里去挂了两瓶盐水打了点滴，第二天就好转过来了。听孔郎中说，明万历年间，能讲流利中国话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来肇庆传教了。利玛窦用三棱镜、自鸣钟等西方珍奇物品，用天文、地图、数学、历法、地球仪等科学用品博取了知府王泮的信任与支持，开始是在东门外的崇禧塔下建了一座“仙花寺”，后来发展到各地先后建起了不少天主教堂，特别是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来传教，城里的天主教堂就更多了。城里的十字街原来不叫十字街，后来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堂的屋顶上都竖着一个大十字架，慢慢就叫成十字街了。

老和尚要侯爷去十字街看看西医，侯爷就夸张地晃了晃自己的左手，故作轻松地摇摇头说，不用，我相信孔郎中的医术。又问，大师这次来得这么急，有什么事？

老和尚说，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孙先生马上就要被推举为大总统！

儿子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就是因为拜孙中山这种张口革命，闭口大同的人所赐。于是侯爷就没好气地说：佛门净土，众生平等，他做大总统与大师何干？

老和尚说：本来是不相干的，但肇庆籍的仲实先生对孙先生说，写大总统誓词非用广东产的端砚磨的墨不可，而贫僧受仲实先生来信所托，就只好面请侯爷为孙先生制一方写誓词的砚了。

老和尚不提黎仲实还好，侯爷一听他提到黎仲实，马上翻着白眼不屑地说：想不到大师也不能免俗！

老和尚觉得，侯爷说话虽中气不足，口齿也有些含糊不清，但咄咄逼人，就解释说：施主误会了，贫僧及寺中众僧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要趁此机缘请孙